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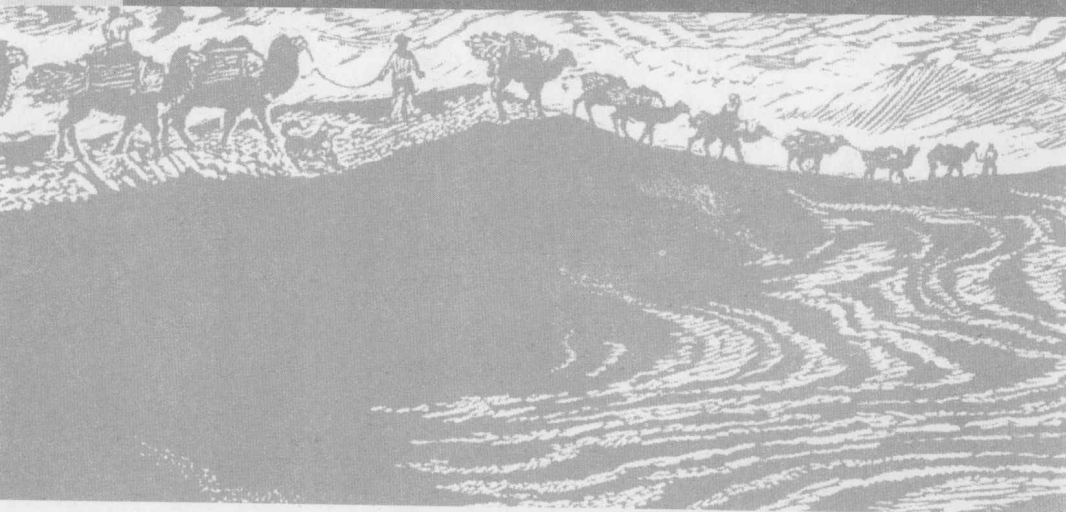
“幻魅”的现代想象

——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

肖向明/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幻魅”的现代想象

肖向明/著

——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魅”的现代想象——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 / 肖向明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7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ISBN 978 - 7 - 80206 - 471 - 3

I. 幻… II. 肖… III. 鬼—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9643 号

“幻魅”的现代想象

——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

著 者: 肖向明

责任编辑: 崔允刚
责任校对: 泓 达

封面版式: 嘉海文化
责任印制: 贺玉田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34 (咨询),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富兴装订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总 印 张:	94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6 - 471 - 3		

总 定 价: 180.00 元 (全 9 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学术顾问

王元化 钱谷融
章培恒 范伯群

第一辑学术导师（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立昌 吴定宇 周 斌
陈国恩 唐金海

第一辑主编

唐金海 陈国恩 周 斌

策 划

唐金海 郑荣来 黄丰文

总序

唐金海

桌面上堆着厚厚两大叠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毕业论文，每一本都是沉甸甸的，每一本都工工整整，一式的封面“装帧”和编排格式，内容却涉及广泛，丰富多样，有历史小说或妇女形象的研究，也有左翼文论或作家作品的研究，有高校与文艺兴衰关系的研究，也有电影思想艺术的研究以及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文化渊源的研究。——可以想见，为了这些夯实而灵动的文字，为了自己的梦想，当年这些博士生们，在电脑前，在图书馆内，博览古今，搜索中外，剔误钩沉，冥思默想时的种种情景。他们耕耘于日夜，顿悟于晨梦：欢乐和痛苦、寂寞和兴奋、焦虑和激情。——三年如一日，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智慧。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高校，师承于不同的导师，他们有不同的求学经历、治学风格和学识积累，他们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学审美价值观和学术个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论文（论著）也就轻重不同、厚薄不等——有的内容更厚重，有的立论更富朝气，有的选题更新颖，有的评析更透彻，有的挖掘更深远，有的视野更新潮。——但有一点却是入选论文的作者所共同考虑过的，也即是中外学术界和国家教委对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研究成果有无原创性？有哪些创新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学术含量如何？论证分析有无说服力？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其理论与实际价值如何？

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在独创性、原创性这一核心要求上，作者与负责的导师一起，查阅史料，披沙拣金，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反复讨论，一再斟酌，才能最终决定选题中心，立下论文框架。其间，论文作者往往能焚膏继晷，独创新意、自出机杼；当然，也正是在与之相关的原创性的基本点上，有些论文还可有相当的回旋余地，还可有较多的言说的空间。——这也正是中外人文学者们尤为关注的话题。——学术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治学精神的体现，是大凡具有、尊崇和向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学者们所应终生履行和追求的目标。当然，更应是正在行走于治学之路上的青年博士们终生履行和追求的目标。

也正是在独创性和原创性的话题上，学术界的讨论还不够充分，还不够深入，还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博士论文，又一次启发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毫无疑问，博士论文应该是学术论文。那么，学术论文的灵魂和生命是什么？中外文学史和文艺学史告诉我们，为什么成“百万”、上“千万”的论文或论著早就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去，仅有成“千”上“万”的论文（或论著）能世代相传，被奉为经典，并闪耀于学术史册？——西方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伏尔泰的《论史诗》、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莱辛的《汉堡剧评》、歌德的《诗与真》、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勃兰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左拉的《实验小说》、海涅的《论浪漫派》、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惠特曼的《〈草叶集〉序言》、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等等，中国的如《毛诗序》（作者有争议，略）、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袁宗道的《文论》上下篇、脂评

《石头记》、刘熙载的《艺概》、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论、王国维的“境界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等等，——为什么这些论著、论文、学说能被尊为经典？自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原因，它们也许并不全是完美无瑕、无可质疑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千百年、数十年社会历史、文化史的冲击、风化和锻造，经过人类漫长生活实践的检验，它们依然在人类人文科学研究史上巍然屹立着，依然在熠熠生光——而使其“屹立”和“生光”的“基石”和“光源”，就是它们固有的原创性和独创性。

这种独创性和原创性，历来为中外众多大学者、理论家、作家所推崇。晋陆机《文赋》就说过，“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说的是艺术的创新；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也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梁萧子显说得很彻底：“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唐韩愈更是力主为文要“能自树立不因循”。（《昌黎先生文集·答刘正夫书》）西方亦然，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启蒙主义大诗人杨格曾说：“有独创性的作者的笔好像阿尔迷达的魔杖，从不毛的荒野里召唤出一个花香鸟语的春天。”（《论独创性的写作》，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十九世纪初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说得更明确，“创造就是创新。……批评应该在这种创造中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顽强的创造力量”，如果文学批评家能赋予“这些重要的概念以生命，能够用呼吸托起它们”，“通过雄辩”、“通过精神”、“通过风格，给它们注入一种活力”，那他（她）就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六说文学批评·批评中的创造》，赵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有关引文的用词和译语也许有所不同，有新意、创造、创新、独创、原创等之别，它们的色彩、分量、程度和外延也不尽相似，但它们原创性的基本内涵是相似的。何谓博士论文的原创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是否提出并论证了历史上或同时代学人从未论及到的新观点、新思想？

第二，是否提出他人尚未揭示的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固有内蕴？是否深化了他人的思想和艺术研究，将他人的审美观推进和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三，是不是提出并论证了他人没有涉足的文艺的新领域和新问题？

也许还可有更多的标准，但以上三点应是衡量人文科学类博士论文，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是否具有原创性的基本要求。但是，是不是初步达到上述要求，博士论文就可评为具有原创性了？学术研究史告诉我们，未必尽然。

“提出”、“揭示”新问题、新领域、新内蕴等固然是最基本的，还必须通过“学术考量”，即论文的学术价值、学术方法、学术含量、学术论证、学术底蕴、学术规范如何？虽然日常的作家作品论或作品分析、思潮、社团等报章杂志评论，也要有“学术考量”，但两者相较，因篇幅容量、读者对象、办刊宗旨等故，一般说来，对前者的“学术考量”，要求应更为厚重稳健、更为全面严格、更为翔实周密。

何谓“学术考量”？自然是多方面的，就当下的博士论文而言，首先要考量的是，对论文的中心议题和原创点及其相关问题的“史”的把握和梳理，以及现状的了解，是否全面、准确和清晰？

其次是，充分可靠的史料与合理严密的论证是否融为一

体？——既不是史料、引文的堆砌，也不是远离中心论点的空泛议论，也不是背离原材料故作惊人之语而生硬地将内涵题旨“拔高”？

仅就上述两点，绝非一年半载就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要积学多年、积劳敏思、伏案良久、寂寞经营才可望有成的。朱光潜先生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就是“在英法留学八年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学校的图书馆里，一边阅读，一边写作”而成的（《作者自传》，《朱光潜文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写的毕业论文，题为《魏晋文论的发展》（本科论文）和《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研究生论文），就是在“国难频仍”，“伏案书斋”中写成的。其中收入《中古文学思想》一书的论文《小说与方术》，曾得朱自清先生赞誉：“非常精彩”。（杜琇《王瑶年表》，《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在对是否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作了“学术考量”之后，是否对论文原创性的考量就已结束？任何学术论文的真正价值，都有至少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理论和当下时代层面上的，一是实践和历史时间层面上的。因此，论文真正的原创性既要经得起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和时代的考量，又要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量：“站得住”吗？这与诺贝尔奖通常只对二、三十年前的优秀原创成果（论文或其它创造）颁奖的原因相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蔡元培、鲁迅、郁达夫、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为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分别写的“总序”和各集的“导言”，都是长短不一的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其中基本观点也要经受理论、实践、时代和历史的拷问：是否“站得住”？我们只要看几位大家在导言中对现代文学（以及各种文

体、思潮、理论)发生、发展复杂现象的纵横自如的精辟分析、对作家作品的精确评价、对若干史料、史实的搜罗和辨识等,以及论文中的很多观点时常被后来者引用等,——它们已历经近百年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拷量”和“检验”,已被作为经典文献永载学术史册。此外,文学研究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有些论文发表时,曾因某种“原创”和“独到”的观点,在文坛引起过反响,甚至有轰动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势的发展变化,有些“独创”点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如钱玄田最激烈地“独创”“废汉文”、“废汉字”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等;有些“独创”点却既能回响于问世之际,又能闪亮于历史长河,历久弥新,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蔡元培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

上述论文长短不一,它们既是学术论文,又与当下论述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完全相同,前者高度凝练、精警,思想和观点如千锤百炼而成的钢,后者中心也必须精粹,但内容多,范围广,有详细的“史”的梳理和丰富的论据和周密的论证分析。两者应有的共通之处是,——凡优秀的论文,都必须经得起“原创性拷量”和“学术性拷量”,以及在时代和历史的拷问中“站得住”:“历时性拷量”。

读案头的这些青年博士论文,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初期那些以国人命运为重、思想“前驱”、立论敏锐又时有偏激的前辈学人,——虽然历史前进了,时代大变了,当今不少青年学人也许不及前辈们那样的学贯中西、乐于奉献、执着静心、敢于追求,但他们在自己的论文中表现出来的踏实、刻苦、钻研、智

慧、探索、敏锐和独创的治学精神，还是让人感怀而赞叹的。当然，在追求原创性的学术道路上，他们时有偏激、时有失误，时有粗疏，甚至时有谬误，好在他们还很年轻，未来在他们的脚下，更可观的学术成果是世人屈指可盼的。

是为序，以求教于青年博士们和文坛贤达。

唐金海于复旦草堂

2007年6月15日

序

吴定宇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乃是学术研究的原动力。运用新的方法，去发掘新的材料，再形成新的观点，就会推动学术研究更加深入进行和向前发展。然而，学术创新并非易事，它往往来源于研究者的素质及其平时的知识积累与刻苦钻研。肖向明君学习勤奋、善于独立思考，他对“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感兴趣久矣，并就此作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梳理的准备工作。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更是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几易其稿，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增删成书。

关于“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这是一个敏感而有趣的话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与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渊源较深的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现代作家身上，且多为单个作家作品的分析，缺乏贯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宏观、系统的整体研究。肖君对此课题的努力，可以说是对上述不足的有效弥补。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人与死面对面的时候，永远有复杂的二重心理，有希望与恐惧交互错综着。一方面固然有希望在安慰我们，有强烈的欲求在要求长生，而且轮到自己又不肯相信一了百了；然而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有强有力的极端相反

的可怖畏的征兆。”^① 长期以来，鬼神崇拜是否等同封建迷信，学界歧义纷呈、莫衷一是，那种把鬼神崇拜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的观点显然是未免简单化和失之偏颇的。肖君以其敏锐的学术洞悉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解开了长期困惑人们的“心结”，用现代的眼光，探索了鬼神崇拜在中国现代作家心理上的积淀和在创作中的种种表现。应当说，本书在这方面的论述，可以给 21 世纪的学术研究一种新的启发。

“宗教的需要，是出于人类文化的绵延，而这种文化绵延的含义是：人类努力及人类关系必须打破鬼门关而继续存在。”^② “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是一个深具研究意义的复杂课题，肖向明君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课题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但是，我相信，此书的问世，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更大的兴趣和更深入的探讨。作为他的导师，我为这一“初结”的成果感到欣慰，并希望他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继续探索、不断创新。

2006 年 12 月 1 日于中山大学

①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 页。

②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3 页。

内容提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以“民主”“科学”的“理性”旗帜试图彻底反对传统文化，鬼文化与鬼文学似乎处于一种被攻击的尴尬境地。用西方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纷纷以“驱鬼”“打鬼”为启蒙“祛魅”的目标。“现代”何以与“鬼”发生诸多牵连？其实，“鬼”的复杂形态与多种价值并不能以“迷信”“愚昧”“落后”等意义所涵盖。“鬼”作为民众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民俗信仰，与“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的科学意识并没有产生严格对立的关系。科学是现代作家启蒙的手段和目标，而鬼及鬼文化也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和现代作家反映现实、追求“现代”审美的方式之一。“鬼”民俗及其审美方式已经渗透到民众、也包括现代作家在内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潜在的意识之中，尤其在新文化普及不到的广大民众那里依旧“鬼影憧憧”，这是现代作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加之，作家内在思想难以明言的隐情、秘密，也通过与“鬼”相关的艺术方式得以曲折表达。

中国的“鬼”具有多源性、变异性，因而在现代生活当中也具备多重含义：由远古祖先崇拜而来的“鬼”，因为是长辈亲人死后的延续，我们崇拜时感觉亲切而并不恐怖，加上“鬼”经常参与民众的节日狂欢，自然给现代作家留下许多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当然，在现代文学的启蒙主题之下，留存于民众身上的

那些国民性弱点和国民劣根性，很容易使现代作家把它们比附和想像为势必驱除又难以摆脱的“鬼”——“国民鬼”；在更高意义的审美层面上，“鬼”更多地成为“含魅”想像与虚构的艺术方式，借以表达人鬼难分、荒诞奇幻、迷离恍惚的“现代”生存处境。中国现代作家从民俗的“鬼”、思想的“鬼”到人性的“鬼”、哲理的“鬼”的文学思考之中，由具体到抽象，隐约建立起一种“民俗——启蒙——审美”的“鬼”文学格局，由此，现代作家的“鬼”文学写作，改变了传统“鬼文学”的想像方式，逐渐进入到“现代”审美的层次。

通过对鲁迅、乡土作家、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徐訏等的实质性研究，论文获得鬼文化在现代文学存在的几种类型：以乡土作家为主体的现代作家借鬼域说人间，通过全景式的或点缀式的鬼文化的文学表现，以另一种艺术视角揭示“鬼后有人”、特别是民众生活里“鬼”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事实，从而达到反映现实生活、启蒙国民的现实关怀；“与鬼对坐”的鲁迅对于“人鬼纠葛”的从“民俗——启蒙——审美”的多重文学思考和“民族魂”的多维塑造，而周作人有从“启蒙——民间”到“学术——民俗”的由“流氓鬼”趋向“绅士鬼”的态度转变，大体上坚持的是契合自身生活观、艺术观的民俗兴味立场：鬼趣常谈；沈从文生处巫鬼风行的湘西苗族之乡，他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灵感主要来自这一片充满原始宗教信仰的土地，他对鬼文化的文学呈现依据他所耳濡目染的神巫、傩戏等极具原始意味和地域文化特色的行为、仪式，从中可以透视出他对都市文明里的人性倍感困惑与失望之后，去故乡“招魂”，潜隐着对“原乡神话”的时时顾盼和不倦向往；相比沈从文“巫鬼”想像的乡野“传奇”，鬼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流转，到了张爱玲、徐訏等作家那里出现了另外的景象——都市“传奇”：化鬼于无形，他们已经

“幻魅”的现代想象

——鬼文化与中国
现代作家研究

不再借助于与鬼相关的仪式、行为感受其魅力，而是从高度理性的角度进行人鬼难辨的哲理之思和人性的洞察，蕴藏于鬼神想像的美好人性也一变为人性的丑恶，在艺术上相应地显示出荒凉、怪诞、虚无的“现代”之美。

对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鬼”的研究表明：在鬼故事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就属于“想象力范围之内”的文学来说，只要以想象与虚构为特征的文学继续存在，鬼文化对作家还是会具备长久的魅力和诱惑。

关键词：现代作家 现代意识 “鬼” 启蒙 审美



Modern Imagination of “Phantasmata”

—A Reserch on “Ghosts” Written by

Modern Chinese writers

Xiao Xiangming

Abstract

Holding the rational flag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ttempts to oppos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oroughly, however, “ghosts” culture and “ghosts” literature played an awkward role. Modern Chinese writers armed with the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took “expels evil spirits” and “exorcises demons” as the initiation of “dispels the demons”. How did the modern age connect with “ghosts” in many ways? Actually, the complex shape and many kinds of values of “ghosts” cannot be covered by the significance “superstition”, “ignorance”, “backwardness” and so on. As a popular well-established, ingrained folk custom and belief, The “ghosts” did not have strict opposite relations with modern writer’s science conscious-